



(上接9月2日A14版)

亲家郑海生骑车来到周天杰家，周天杰正在楼前的菜园里种蒜。他把整头的大蒜瓣开，分成一瓣一瓣，放在竹篮子里。种蒜时，一次取出一瓣，胚芽朝上，连皮将蒜瓣埋在细发松软的土里。过不了几天，蒜瓣就会发出鹅黄的嫩芽。再过几天，秋阳一照，嫩芽就会变绿，由嫩芽变成蒜苗。蒜苗和麦苗一样，不惧严寒冰雪，整整一个冬季，蒜苗都是绿的。到了春末夏初，蒜苗长高，抽出蒜薹，新蒜就可以刨了。蒜头年种下时是一瓣，来年刨出时就变成了滚圆的一头。蒜头有大有小，一头蒜有多少蒜瓣也说不准，有的五六瓣，有的七八瓣。周天杰小时候听过一个谜语，说是弟兄七八个，围着柱子坐，长大一分手，衣服就扯破，这个谜语的谜底就是大蒜。周天杰把“弟兄”和人联系起来，纠结了好长时间，弟兄们长大分手就分手吧，干吗非要把衣服扯破呢！衣服一扯破，不是等于把脸也撕破了嘛！他后来剥蒜时才明白了，原来每头蒜外面都包裹着几层外衣，要吃到里面的蒜瓣，必需要先剥去外衣。剥去外衣不算完，每个蒜瓣上还各自穿有内衣，得把内衣也剥去，才能真正吃到蒜。看来弟兄长大分手也好，衣服扯破也好，似乎带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，因为这是自然的安排。见亲家一来，周天杰就拍了拍手上的土，在水盆里洗了洗手，不干了。

亲家说：天杰哥，你只管种你的蒜，我没事儿。院子里的石榴熟了，我给小来摘了几个。小来呢？

黑白男女

第九章 亲家(上)

周天杰给亲家拿烟，倒水，对亲家很是热情。但他没有回答亲家的话，没说小来去了哪里。他心下明白，亲家来给小来送石榴只是个幌子，幌子后面是来找他的闺女郑宝兰。他说：中午不要走了，我让你嫂子弄几个菜，咱哥俩好好喝两盅。

亲家还是强调他没啥事儿，说来看看小来，一会儿就走。他说：我听说那天你带着小来到我家去了，我还没见着小来，你们就走了。

是的，那天小来说是想姥爷了，闹着非要让我带他去找姥爷。我们去了，你不在家，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回家，我们待了一会儿，就回来了。

亲家又问小来去了哪里？说他也想小来了。

周天杰这才说：小来跟他妈到外面玩去了，估计不会走远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他没让老吴去找小来，对老吴布置任务说：你去卤肉摊儿上买点儿猪肝、猪耳朵回来，海生中午不走了，我陪海生老弟喝点儿。周天杰知道，郑海生越是嘴上说没事儿，越表明他心里有事儿，他心里的事儿至少有两件：一件是，他的儿媳褚国芳可能真

的要改嫁了；另一件是，褚国芳改嫁，不会净身出户，她会要求分走一部分抚养金。这两件事都会让郑海生头疼，疼得像是摔头都找不到硬地。没办法，郑海生只能跟他的亲闺女说一说，看看能不能从他闺女郑宝兰这里讨点儿主意。

郑海生对老吴说：嫂子你不用忙了，我中午真的不在这儿吃饭，我一会儿就走。

周天杰的热情劲儿上来了，他说：我说了不能走，你就不能走。怎么，我还管不起你一顿酒吗！你要是非走，就是看不起我周天杰！他热情得显然过头了，有些武断，有些不由分说，还有些居高临下，表现出把“热情”强加于人的意思。在和亲家郑海生的对比上，他一直认为自己地位优越，处于优势。他是国家的正式工，虽说退休了，每月领着退休工资，他还是国家的人。郑海生是一个农民，连国家的一分钱都拿不到。郑海生过的土里刨食的日子，要花钱就得卖粮食。他是初中毕业生，市

面上的大字小字他差不多都认识。郑海生连小学都没上完，除了认识自己的名字和老婆的名字，别的字恐怕认得了头认不了尾了。他下了几十年煤井，一次重伤都没

受过。郑海生只到私人的小煤窑里打过工，鼻洼子上就受了不轻伤。郑海生受伤后带样儿带到了表面，留下了一块煤瘢，鼻洼子上长年像爬着一只吸血的蚊子。他去北京看过天安门，去北戴河煤矿工人疗养院看过大海，是见过大世面的人。郑海生成天在一亩三分地里打转转，至今连火车都没坐过。还有，他说起话来嘎嘣脆，像吃炒豆儿一样。郑海生说话难听，像含了一嘴沙子，老也组织不起来。总的来说，不管哪个方面，他都比郑海高出一大截。在他面前，郑海生最好是服从他的意志，不要再耍自己的小心眼儿。

郑海生的样子像是有些无可奈何，他说那好吧，听哥的。

哎，这就对了嘛！

咱哥俩儿说话，酒就不喝了。你知道的，我喝酒不行，喝点儿酒就脸红。

脸红好呀，红脸比白脸强。你看戏台上，红脸都是忠臣，白脸都是奸臣。

说话郑宝兰从外面回来了，郑宝兰对爹一点儿都不热情，只问了一句来了，连爹都没叫。郑宝兰手上没领着小来。

爹问：小来呢？我想小来了，来看看小来。

郑宝兰一听就知道爹说的不是真话，爹自家的那一个烂摊子还顾不过来呢，哪有功夫想小来。她冷冷地说：小来好好的，你想他干什么！

爹摆出了当爹的架势，说：你看你这孩子说的，小来是我外孙子，我就小来这么一个外孙子，我怎么就不能想想他！

八大仙哪。她注意到了，周启帆喊一个数，哥哥喊一个数，两个人伸出的手指加起来，周启帆喊对的时候多，哥哥喊错的时候多。周启帆一把数喊对，哥哥就得喝酒。嫂子怕哥哥喝多，要替哥哥喝。她对嫂子说：不要管他们，他们划，咱们也划。她们互相把手摸了摸，连喊了三遍都是哥儿俩好哇，谁都不输，谁都不赢，打的是平手。爹说：这俩孩子，你们两个怎么也成哥儿俩了呢！是呀，哥儿两个的老婆，应该喊成姐儿俩好才靠谱，怎么也成哥儿俩了呢！晕了晕了，好玩死了，可笑死了。一晃这都是过去的事了。

周启帆再也不能陪她去娘家走亲戚，再也不能与哥哥划拳喝酒。她和嫂子的关系也迅速改变，由过去的“哥儿俩好”、“姐儿俩好”，一下子变得形同陌路，再也没有坐到一起。由此可见，亲戚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人的存在，而不在于来往有多频繁。人存在着，不管来往多少，亲情是不会改变的。人一不在了呢，亲情无所依，无所托，不管来往再多，都弥补不了那个存在。

比如她的嫂子褚国芳，当哥哥郑宝明存在的时候，褚国芳是她的嫂子，这没有错。如今哥哥不在了，她就有些怀疑，褚国芳还是不是她嫂子呢。如果说褚国芳还是她的嫂子的话，哥哥不能证明了，谁来证明呢？人世间的许多关系是靠证明确认的，一旦失去了证明，事情似乎就变得扑朔迷离起来。再比如爹的走动，在周启帆活着的时候，爹很少到她家来，一年都不到她家里来一次。爹的家离矿街不远，爹有时也到矿街上买东西，但爹买完东西就回家

下去。

郑宝兰知道爹有话跟她说，到自己的卧室里等爹去了。不一会儿，爹就到她的卧室来了。爹随手把卧室的门关上了。关门干什么，有什么话不能开着门说，关着门说话，没鬼也是有鬼！还没等爹把门关严，她伸手就把门拉开了。拉门时，带进一股风，风把对面的窗户吹得响了一下。郑宝兰也不让爹坐她的大床。床上的被子没有叠，枕头东一个，西一个，床上扔的还有衣服、袜子、书本等，有些零乱。郑宝兰自己坐在床沿上，指一个矮脚塑料凳子让爹坐。她坐得高，爹坐得低，她看见爹的头发差不多全白了。

爹说：宝兰，这一回你嫂子真的要改嫁了。

改就改呗！

她把小云也要带走。

带走就带呗！

她还要分抚养金。

分就分呗！

你这孩子，你说得轻巧，你替我和你娘想了吗！褚国芳守不住寂寞，她走就走了，我不拦她，也拦不住她。她为什么还要带走我的孙女儿，为什么还要分走你哥的命换来的抚养金。她要是把小云带走了，把抚养金也分走了，我和你娘还有什么，等于我们人财两空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和

